

一道向南的聲波——
論臺灣放送協會的南方派遣

蕭亦翔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日治時期廣播放送除了作為重要的資訊傳播管道，在戰爭末期亦具有著重要的戰備功能。1941 年珍珠港事件起，大日本帝國如何運用位於最南方的「臺灣放送協會」的資源，便更顯重要。過往研究多著眼於臺灣放送協會於臺灣本地廣播節目時間、內容的改變，或是討論「海外放送」的製作，卻鮮少論及，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之中，臺灣放送協會職員的動員問題。

本文以 1941 年起臺灣放送協會職員的南方派遣為討論中心，藉由當時文藝作品、官方資料以及口述回憶，探討職員們於各時期的戰爭與南方建設中各自擔任的工作內容。

在臺灣放送協會共計四次的南方派遣中，最初從軍錄音班抵達的是馬來亞與新加坡，而後三批派遣職員皆是抵達了菲律賓，包含馬尼拉、宿霧等地。在戰爭初期，從軍錄音班帶回了豐碩的錄音成果，並於臺灣與日本放送，也編輯成圓盤發行。而後臺灣放送協會職員則於菲律賓各放送局擔任要職，建設起菲律賓的廣播事業。

最終，本文以為，臺灣放送協會於戰爭期並不僅僅是「殖民地臺灣」的廣播組織，隨著大東亞共榮圈的廣播網絡的擴建，扮演了提供硬體、技術以及人員的重要角色。

關鍵字：臺灣放送協會、廣播、南方派遣、從軍錄音班、大東亞共榮圈

壹、前言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揭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在珍珠港事件成功後，提早部屬於臺灣的日本海軍航空隊，隨即進攻美屬菲律賓群島。直至 12 月 13 日的四次攻擊大抵已經癱瘓了美國在菲律賓所部屬的航空軍力。¹ 此次作戰的成功，也使得隔年 1 月，日軍兵不血刃地進入已成為無設防城市的馬尼拉（マニラ，Manila），隨後又攻下巴丹半島（バターン半島，Bataan Peninsula）與科雷西多（コレヒドール，Corregidor）要塞，成功佔領了菲律賓。在一系列的作戰中，時任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也被迫撤離太平洋戰爭前線，轉往澳洲。

過往研究指出，「比島戰役」² 中臺灣在軍事上的貢獻頗大。因日本軍隊並不習慣在炎熱的地區作戰，因此作戰能夠成功，多仰賴臺灣步兵第一聯隊隊長轉任臺灣軍研究部的林義秀大佐以及辻政信中佐兩位。兩人在臺灣軍研究部對於南方作戰的情蒐以及演習，加上編纂的作戰手冊，使得日軍在南方戰役上大有斬獲。又此戰役也是臺灣第一次派出勞務奉公團以及高砂義勇隊。³

當時徵集高砂義勇隊的原因，是因為初期巴丹半島的進攻失敗。從參與此次徵集的隊員口述中可以得知，高砂義勇隊為 1942 年 3 月 23 日自高雄港出發，於第二次巴丹半島攻擊前抵達了菲律賓，並且在聖費爾南多（サンフェルナンド、San Fernando）接受訓練，後投入巴丹半島攻擊。⁴ 也因為高砂

* 承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提供之寶貴建議，使得本文論述更臻完善。謹此致謝。

1 陳文添，〈日本攻略菲律賓戰役中的臺灣〉，《臺灣源流》第 40 期（2007 年 9 月），頁 52-53。

2 「比島」、「比律賓」為當時日本稱呼菲律賓（フィリピン）之詞彙，本文中指稱的「比島戰役」係指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進攻菲律賓起，至 1942 年 5 月 6 日美軍於科雷西多要塞投降止。後續論述上，如論及地名時使用「菲律賓」，其他專有名詞，如「比島放送管理局」則使用「比島」。另「放送」為日文中「廣播」之意。使用上，如一般名詞使用「廣播」一詞。專有名詞，如「臺灣放送協會」則使用「放送」不進行更改。

3 陳文添，〈日本攻略菲律賓戰役中的臺灣〉，頁 54-58。

4 林えいだい，《証言 台湾高砂義勇隊》（東京：草風館，1998 年 5 月），頁 67-71。

義勇隊與其他部隊的相異性，當時被派遣至菲律賓的徵用作家火野葦平亦有紀錄：

話正說著，卻被窗外一支異樣部隊奪取目光。雖然身著著軍隊的衣服，但約莫只有二十個人拿著長槍。眾人戴著麥稈做成型似鋼盔的帽子。無論是誰，身高大概都不滿五尺。而全部大約有兩百人左右吧。眾人從鐵門那邊一個個地進來，號令一下，排成了兩列橫隊，將身上原本背著袋子與裝備都卸在草上。

「是高砂義勇隊。」西谷中尉告訴我。

他們每個人都珍視似地在腰間掛上了蠻刀，雖然看似孩童的樣貌，皮膚卻是黝黑、表情精悍。其中也有人的眉毛、額頭或是下巴有著刺青。他們都是從數千個志願者中選拔出來，為了協助山岳戰而來的。⁵

從上面的紀錄可以看出，火野葦平對於這支「奇異」的軍隊印象深刻。當時如同火野葦平被徵用前往前線的作家，有數十人之多，⁶而菲律賓方面，除火野葦平外，尚有尾崎士郎、石坂洋次郎、今日出海、上田廣等。大量的作家派遣，相對地帶回來了大量記錄戰爭前線的作品。然而，除了上述提及的高砂義勇隊，卻少有「臺灣」的身影。

但實際上，臺灣並沒有於日本太平洋戰爭的南進步伐中缺席。1941 年末至 1942 年初臺灣放送協會分別派出了兩次的「從軍錄音班」，前往馬來戰線以及菲律賓戰線。此次為臺灣放送協會首次的南方派遣，任務除了前線錄音外，尚有對敵廣播、現地放送局整備及修復等任務，因此派遣者多為廣播從業人員，如播報員（アナウンサー）、技師、技手等。從資料中可見，

5 火野葦平，《バタアン半島総攻撃從軍記》（大阪：経営科学出版，2019 年 11 月），頁 63-64。譯文筆者自譯。本文中原文為日文者，引用自現有譯本者，將標明出處，其餘皆為筆者自譯。後不另行標註。

6 詳細戰爭期作家徵用情況，可見蕭亦翔，〈文學報國的時代——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日作家社小說〉（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頁 17-22。

日軍佔領馬尼拉初期，能夠順利將美軍的馬尼拉放送局復局、進行放送，主要便是由於這批臺灣放送協會職員的努力。⁷

目前學術界對日治時期臺灣廣播研究已經累積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放送文化研究所 20 世紀放送史編集室所編纂的《台湾放送協会：放送史料集》⁸ 中，收集了大量的 NHK 放送研究所藏有的臺灣廣播相關史料，為現今最為齊全的史料彙整。另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⁹ 則詳細地梳理臺灣放送協會從成立到終戰於臺灣的廣播狀況，並認為「國家獨佔」是當時臺灣廣播的特性，此特性也使得廣播成為了日本於殖民統治上的利器。最後，井川充雄《帝国をつなぐ〈声〉：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ラジオ》¹⁰ 一書，以臺灣放送協會為主要討論對象，對於其成立以及發展脈絡有詳細論述。單就該書中太平洋戰爭時期的研究，可見以任職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局長的副見喬雄資料為中心，從一手文獻探討太平洋戰爭下臺灣放送協會政策與節目組成的改變。¹¹ 以及臺灣放送協會的所進行的「海外放送」¹²。

不過從上述可見，前行研究仍多著重於以臺灣為中心，論析臺灣本地的廣播或是從臺灣向外國發出的廣播。然而不能忘記的是，臺灣作為大日本帝國的最南端，具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因此對於日本的海外廣播事業而言，臺

7 本文主要集中討論臺灣放送協會的「南洋」派遣，但必須要強調的是，在中日戰爭後，1938 年 5 月起，臺灣放送協會亦派遣職員到中國佔領區中，如廈門、廣東、汕頭等地的廣播電台，進行該地的廣播事業的建立與營運。相關派遣人員可見放送文化研究所 20 世紀放送史編集室編，《台湾放送協会：放送史料集》（東京：NHK 文化放送研究所，1998 年），頁 36-37。

8 放送文化研究所 20 世紀放送史編集室編，《台湾放送協会：放送史料集》。

9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9 期（2002 年 5 月），頁 297-333。

10 井川充雄，《帝国をつなぐ〈声〉：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ラジオ》（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22 年 3 月）。

11 井川充雄，〈太平洋戦争下の台湾放送協会 — 「副見喬雄関係文書」を中心に —〉，《応用社会学研究》第 61 期（2019 年 3 月），頁 1-14。

12 「海外放送」係指與合法「國際放送」相對，於外國收聽人民並未獲得該國許可下，所接收的節目。

灣也不僅僅是一個藉由放送進行殖民統治以及海外宣傳的殖民地，在帝國擴張之際，更是個提供南進廣播人才的絕佳位置。

職是之故，本文將釐清臺灣放送協會自 1941 年第一批「馬來戰線」從軍錄音班起，直至 1945 年終戰，臺灣放送協會職員究竟於南洋戰區扮演怎樣的角色。本文除了梳理南方派遣的過程，更進一步，從日本大東亞的放送佈局中，辨明這些職員身分以及被賦予的責任，勾勒出臺灣放送協會在南洋戰區廣播放送的人流情況。

貳、戰火下的錄音行動—— 臺灣放送協會的「從軍錄音班」

1936 年 8 月，日本廣田內閣五相會議中，「南進」首次被作為「國策」提及討論。其中臺灣作為向南洋發展的南進重要基地，同年 9 月，以海軍出身的小林躋造取代原本的文官就任臺灣總督，著手進行一連串朝向南方發展的政策。¹³就臺灣放送協會的廣播事業而言，成立「海外放送」的目的，便是向「南支南洋」等地的日本人，傳遞「正確」消息的一項事業。而隨著 1933 年南京建設了新的放送局，使得電波戰逐漸加劇。臺灣放送協會也因此擴大廣播使用語言，陸續新增了廣東話、馬來語、越南語等語言。1940 年 9 月，民雄放送局作為建構大東亞放送網的一環而成立，海外放送也從原本的「短波」加大電力變成「中波」。¹⁴

隨著戰事逐漸升溫，日本政府亦迅速地進行關於南洋放送的相關調查。

13 近藤正己著、林詩婷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10 月），頁 112-113。

14 井川充雄，〈第七章 アジア・南方への拠点としての台湾放送協会〉，《帝国をつなぐ〈声〉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ラジオ》，頁 145-160。

1941 年 8 月起，日本放送協會前往法屬印度支那（佛印）、泰國、緬甸、荷屬東印度（蘭印）、菲律賓等地，對於當地的放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以利日後廣播機構的部屬。¹⁵ 由於日本內地積極地向海外進行廣播調查，臺灣放送協會也在 1941 年做了進入「戰時體制」的準備，如節目的變更、報導陣容轉為戰時配置以及海外放送活動等。使得 12 月 8 日開戰之後，臺灣放送協會能因應時局，迅速地改變現有職務。在具體作為上，12 月時，監督官便已經於台北放送局集結，並與軍方保持密切的聯繫。12 月 11 日開始放送使用菲律賓「他加祿語（タガログ語，Tagalog language）」（與英語並列為當地官方語言）的新聞，是日本第一個以他加祿語進行節目。¹⁶

而後臺灣放送局派出了兩梯次的「從軍錄音班」，第一梯次「馬來作戰」從軍錄音班，由原田芳幸¹⁷ 播報員任錄音班班長，另有技手土肥高等 3 位技術人員（另外兩人姓名未留紀錄），總計 4 人，12 月 19 日¹⁸ 自臺灣出發，途經西貢、馬來半島，最終抵達新加坡，1942 年 3 月 16 日歸返台北。原田芳幸為主的「馬來作戰從軍錄音班」主要跟隨日軍山下奉文（時任馬來作戰司令官）進攻馬來半島及新加坡的路線，也由於本次錄音班派遣人數較少，僅有原田芳幸留下相關文字紀錄。

在錄音班歸返後，原田芳幸分別刊出〈馬來戰記 敵前登陸之夜（馬來戰記 敵前上陸の夜）〉¹⁹ 以及〈馬來戰線從軍錄音記（マレー戦線從軍録

15 村上聖一，〈「南方放送史」再考 1～大東亜共栄圏と放送体制の整備～〉，《放送研究と調査》71 卷 3 號（2021 年 3 月），頁 44。

16 立石成孚，〈大東亞戰下の臺灣放送〉，《放送研究》五月號（1942 年 5 月），頁 68-70。

17 原田芳幸，本籍東京，日本大學經濟科出身。1936 年 10 月，經由東京放送局選拔合格於台北放送局任播報員。同期赴台播報員有佐々木實與行宗敏男兩人，曾任臺灣放送協會業務係長。見〈去る十月入局の新アナウンサー 三君の辯〉，《ラヂオタイムス》第四十八號（1936 年 12 月），頁 4。收錄於井川充雄編、題解，《台灣ラジオ資料集 附・南方軍宣伝報道検閲詳報》第一卷（金澤：金澤文圃閣，2020 年 9 月），頁 54。

18 立石成孚之紀錄為 12 月 19 日，然而原田芳幸自身紀錄出發日為 12 月 18 日。原田芳幸紀錄見原田芳幸，〈馬來戰記 敵前上陸の夜〉，《部報》（1942 年 5 月），頁 21。

19 原田芳幸，〈馬來戰記 敵前上陸の夜〉，頁 21-26。

音記)〉²⁰，兩者皆為原田之日記片段，²¹前者為 2 月 4 日起至 2 月 8 日，後者僅有 2 月 8 日一天，但篇幅較長，記錄較為詳細。於此必須說明的是，雖然兩者皆有 2 月 8 日當天的日記，但是內容並不完全相同。原因應有二，首先此刊載文章可能是原田本人由日記謄寫後刊載，在謄寫時可能有所改正，因此在文字敘述上不見得完全相同。再者，於〈馬來戰記 敵前登陸之夜〉最後註記了「臺灣軍報道部檢閱済」，即受到臺灣軍報道部的審核，因此可能因為牽涉到軍方資訊，而受到官方修改。以上兩點都是原田的日記，卻有著不同敘述的原因。至於為何此行自 12 月至 3 月，卻擇選了 2 月初此段日記，也是別有用心。2 月初，為日軍已經佔領馬來半島，開始攻擊英軍退守的新加坡之時，此次攻擊也決定了山下奉文握有戰爭中的絕對優勢，使得日後與英軍談判時，英軍司令白思華（Percival）宣布無條件投降。擇選此時間段的日記，無疑是想要向臺灣閱讀群眾展現日軍在馬來戰役中擊倒英軍的英姿。

而此次錄音行的階段性成果，在一個月後的台北展現，詳細內容於《臺灣日日新報》有所報導：

臺北放送局於六日下午兩點開始，於放送室內，舉辦馬來派遣臺灣放送協會錄音班第一班，至新加坡攻略為止，傳神的錄音試聽會。「你是否要無條件投降」「Yes、Yes」——能清楚聽見呢，山下最高指揮官強而有力的聲音，以及敵隊將軍白思華悲痛的聲音——……再者，臺北放送局為了能讓全島民傳達這嶄新的勝利，九日下午八點接續著軍事發表、總力戰時間之後，第一部將從新

20 原田芳幸，〈マレー戦線從軍錄音記〉，《臺灣公論》7 卷 4 號（1942 年 4 月），頁 18-24。

21 而於歸返臺北兩年後，1944 年《臺灣藝術》5 卷 2 號（1944 年 2 月）再度刊登原田芳幸〈英國國旗落下之日馬來作戰錄音日記的一節（ユニオン・ジャック落ちるの日 マレー作戰錄音日記の一節）〉。雖然此日記中未如前兩篇日記明確標記日期，不過以內容判斷，此為 2 月 15 日日軍與英軍談判的見聞。見《臺灣藝術》5 卷 2 號（1944 年 2 月），頁 4-5。

加坡總攻擊開始到新加坡敵前登陸。下午九點，新聞過後緊接著第二部，從武吉知馬高地（ブキテマ高地、Bukit Timah）佔領開始、新加坡陷落，最終是日英軍使會見為止，進行特別放送。²²

此場山下奉文與白思華對談的放送，比起從東京進行全日本內地放送，臺灣早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另原田芳幸返台後接受訪問，也提及了「由於房間的安排，麥克風位於山下將軍最遠的地方，山下將軍最重要的聲音並不能完全地收錄，實在是非常的遺憾」。²³

從上述內容可以判斷，臺灣放送協會的派遣職員雖然是一支「外地」隊伍，但能夠在山下奉文與白思華談判時，列席於旁錄音的角色。又此錄音不僅於臺灣，更是於全日本內地放送，可見當時只有原田芳幸領軍的一支錄音班，在馬來半島進行戰況實錄。日本放送協會的派遣職員，必須等到新加坡陷落後半個月，2月28日才抵達。²⁴ 這也凸顯了臺灣放送協會的派遣班員於當時南方戰線的重要性。

當初步理解臺灣放送協會派遣隊伍的位置，接下來要討論第二梯次的「馬尼拉從軍錄音班」。此次錄音班以放送部部長林二郎²⁵為首，加上播報員倉鋪敏治²⁶、佐伯耕治²⁷、文藝部部員吉村守，以及技師篠原耀夫²⁸、岩崎

22 〈“勝利の錄音”放送 九日夜 AK から特別放送〉，《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3月7日，日刊3版。

23 石坂丘，〈台灣の放送20年（後）〉，《台灣協會報》，1996年9月15日，2版。

24 佐藤勝造，〈昭南（シンガポール）放送管理局史話〉，《文研月報》23卷6期（1973年6月），頁58。

25 林二郎，本籍神奈川，歷任臺灣放送協會放送部長、放送部業務係長。

26 倉鋪敏治，本籍德島，明治學院高等部英文科出身。1937年12月進入臺灣放送協會台北放送局。為當年7月舉行的新播報員考試中，700人中所選拔出來的37人之一，此考試限定條件為必須為東京出生東京成長。選出後，經由知名播報員松內則三的三個月指導，便來台赴任。同期播報員尚有小林人（早稻田大學英法科，入台北放送局）、堀池重雄（日大高師英文科，入台南放送局）、相川肇（國學院大學國史科，入台中放送局）。見〈臺灣放送協會的全貌〉，《臺灣公論》第二卷第十二號（1937年12月），頁17。

27 佐伯耕治，本籍東京。1938年6月來台進入臺灣放送協會，為日本放送協會播報員測試中，由1,600人中選出，後接受播報員學校瀨戶校長等專業指導。同期的播報員有樋口恒雄。見〈成績優秀の新人 アナウンサー二名を迎える〉，《ラヂオタイムス》第六十六號（1938年6月），頁1。收錄於井川充雄編、題解，《台灣ラジオ資料集 附・南方軍宣伝報道檢閲詳報》第一卷，頁149。

28 篠原耀夫，本籍鹿兒島，歷任遞信部工務課囑託、臺灣放送協會技術係係長。

要、坂本卯三郎，共七人。1942 年 1 月 10 至 12 日左右抵達菲律賓馬尼拉，返台時間前後不一。²⁹

仔細分析此份派遣名單，首先，可以發現，從軍錄音班由臺灣放送協會最資深的職員林二郎帶領。³⁰ 另外，篠原耀夫則為總務課下屬技術係係長。相較於由播報員原田芳幸為首的馬來戰線從軍錄音班，人員組織更為完備、職位更為高階。另此處尚要指出，在過往紀錄中，文藝部部員吉村守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人，無論是立石成孚戰前的紀錄，或是戰後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佐藤勝造的論述中，皆僅記錄下「文藝部員吉村」，而未知曉其名。但經由筆者查考確認，其便為日治時期活躍於臺灣文壇的作家「吉村敏」。³¹ 而過往未能留下紀錄的原因，推測其為唯一的「文藝部部員」，非放送技術人員之故。

當理解派遣人員詳細名單後，接著探討此從軍錄音班的工作內容。如果說「馬來戰線從軍錄音班」的主要工作為「錄音」，那麼「馬尼拉從軍錄音班」的工作便是身兼「錄音」與「建設」。當時，日本欲於南方建設的放送局具有下列幾項功能：首先為「以當地日本人為對象的廣播」、再者為「對同盟國軍等為對象的對敵廣播」，最後則是「以當地住民為對象的廣播」。³² 而臺灣放送協會便肩負著提供足夠器材與人力的責任，使馬尼拉的廣播能夠順利進行。參與者播報員佐伯耕治的回顧此次派遣的經過：

臺灣放送協會早已決定，在開戰時要向菲律賓派遣放送錄音班。

29 立石成孚與「台灣放送協會年表」中紀錄出發時間為 2 月 1 日，「年表」寫歸還時間為 9 月 16 日。然而，依照當時派遣播報員佐伯耕治戰後口述，抵達時間應是 1 月 10 至 12 日。見立石成孚，〈大東亞戰下の臺灣放送〉，頁 74。〈台灣放送協會年表〉，放送文化研究所 20 世紀放送史編集室編，〈台灣放送協會：放送史料集〉，頁 205-206。佐伯耕治口述見：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NHK 放送文化研究年報》18 期（1973 年 6 月），頁 178。

30 此點於昭和 12 年《臺灣公論》中便有提及，見〈臺灣放送協會の全貌〉，頁 17。

31 吉村敏生平一事，可參考蕭亦翔，〈文學報國的時代——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日作家辻小説〉，頁 50-51。

32 村上聖一，〈「南方放送史」再考 1～大東亜共栄圏と放送体制の整備～〉，頁 41。

然而，由於東通工製錄音機兩台、發電機及錄音圓盤等器材又大又重，無法確保飛機的安全，就這樣跨過了年。

而趕不上取材目標的馬尼拉佔領。

全員 17 年（昭和 17 年，1942 年）1 月 10 日至 12 日分成三日，三架飛機抵達，為比島派遣軍渡集團宣傳班（英語名稱 Propaganda Corps.）所屬。宣傳班在馬卡蒂艾米塔（マラテエルミタ、Makati Ermita）³³ 附近吧？街道上原本作為英國人俱樂部的建築，便接收成為本部。³⁴

在臺灣放送協會一行人抵達馬尼拉之前，馬尼拉內廣播相關人員，也僅有日本放送協會派遣的佐坂正平（時任日本放送協會業務局報導部書記）與村上清吾（時任日本放送協會技術局技術部技術員）兩位而已。此兩位 1941 年 11 月自東京出發，然而由於是乘船之故，因此僅提早臺灣放送協會一周左右的時間抵達。³⁵ 在木村毅〈馬尼拉放送局占領始末（マニラ放送局占領顛末）〉³⁶ 中，引用了佐坂正平 1 月 4 日至 1 月 17 日的手記，可以見到佐坂抵達馬尼拉時當地放送局設備的損毀情況，以及佐坂與當地日本人交涉聯絡的過程。

同年 2 月，日本放送協會正式徵用錄音從軍班才與他們會合：

（2 月 15 日，日本放送協會班的）松內（則三）、木下（誠二）、米良（忠磨）、宮地（杭一）、飯田（國輔）、高木（秀美）、青山弘等抵達。

33 此處佐伯耕治原文為「マビニエルミタ」，然而「マビニ（馬比尼，Mabini）」位於馬尼拉南方，相距甚遠，因此由上下文判斷，佐伯應是把與「エルミタ（艾米塔）」相近的「マラテ（馬卡蒂）」口誤成為另一個菲律賓的地名。

34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178。

35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228-231。

36 木村毅，〈マニラ放送局占領顛末〉，《マニラ紀行 南の真珠》（大阪：全國書房，1942 年 10 月），頁 188-214。

NHK 班、臺放班的諸位移往位於臨著馬尼拉灣，隔著魯內塔公園，正對馬尼拉飯店的海灣飯店的宣傳班宿舍集合。³⁷

因此至 2 月中旬，位處馬尼拉的放送相關人員與設備可以說已是相當完備。戰後，日本放送協會派遣班員木下誠二回憶抵達馬尼拉的情況：

由於當時日本軍在南海是壓倒性的存在，因此當地居民也異常地協助我軍，放送局的成果也顯著提升。但是，不能忘記的是，背後原因是多虧了臺灣放送協會的七名關係者自主地將錄音機送達，提供放送局協助。³⁸

於此可見，連日本放送協會職員都認為，當時馬尼拉的放送事業能夠迅速從接收到重建，是因為臺灣放送協會的人員以及設備。

於此要特別提及不在名單³⁹內的播報員——堀池重雄。依照當時堀池重雄、倉鋪敏治與佐伯耕治 3 人對談的內容，堀池重雄於馬尼拉陷落前兩日的 1 月 4 日便已經身處其中，並且參與了轟炸行動。自言：當時 OO 基地有北村小松等海軍報導班員等，但比起這些人，我更早一步參加了轟炸行動。自開戰以來，非戰鬥人員搭乘飛機參加轟炸，自己可說是第一位。⁴⁰ 因此堀池的任務較為接近日本放送協會的佐坂與村上兩位，是於正式派遣班員抵達前，先至現場進行場地勘查等作業。而此 3 位也比其他同單位的派遣人較早返回，日本放送協會兩位於 1943 年 1 月返日，另雖然確切時間未知，不過堀池 1942 年 5 月便已身處臺北。

從本節梳理可見臺灣放送協會兩次「從軍錄音班」的派遣過程以及人員

37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178。徵用人員姓名（括弧處）由筆者補足。

38 木下誠二，〈帰らざる比島放送戦記〉，《放送技術》72 卷 9 號（1974 年 9 月），124 頁。粗體為筆者所加。

39 佐藤勝造整理之〈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職員一覽表〉以及立石成孚〈大東亞戰下の臺灣放送〉兩篇文章中，皆未提及堀池重雄之名。

40 堀池重雄、倉鋪敏治、佐伯耕治，〈比島作戰の思い出 コレヒドール要塞爆撃鼎談〉，《臺灣公論》7 卷 12 期（1942 年 12 月），頁 68-69。此為 1942 年 5 月三人對談放送內容之文字紀錄，文中 OO 處是為了確保軍事情報，而遮掩其名。

配置，而接下來將進一步探討臺灣放送協會派遣班員於菲律賓的任務以及工作內容。

叁、電波下的「新生比島」—— 臺灣放送協會派遣班員之任務與馬尼拉放送管理局建設

1941 年 11 月 6 日第十四軍設立，為前往菲律賓方面作戰之軍隊，旗下的軍宣傳班中有眾多的日本文化人，如今日出海、石坂洋次郎等作家，1942 年 7 月「第十四軍軍宣傳班」改組為「第十四軍軍報導部」，從現存的 3 本《南方軍宣傳報導檢閱詳報》（1942 年 4 月至 6 月）中，可以見「第十四軍軍宣傳班」最後三個月的工作內容。⁴¹ 同時也可理解此時期臺灣放送協會派遣班員的任務。

從資料⁴²中可見臺灣放送協會錄音班員大抵負責三種戰地工作。

首先為錄音行動，自日軍進入馬尼拉後，接下來便是持續追擊往巴丹半島與科雷西多要塞的美軍，因此無論是 4 月的巴丹半島總攻擊或是 5 月的科雷西多要塞攻略戰，包含播報員、技師等都前往了戰場前線進行錄音。不過報導班員不僅以錄音方式參與作戰，如同上述堀池重雄乘上了飛機，同樣身為播報員的佐伯耕治與倉鋪敏治分別於 3 月下旬與 4 月初於飛機上參與攻擊行動。⁴³

再者，是進行當地的廣播。放送共有日語、英語、西班牙語、他加祿語四種語言，兩位播報員佐伯與倉鋪幾乎負責所有日語的播報工作，然而播報

41 井川充雄，〈『台湾ラジオ資料集 附・南方軍宣傳報道檢閱詳報』題解〉，《台湾ラジオ資料集 附・南方軍宣傳報道檢閱詳報》別卷，頁 10-11。

42 筆者將由臺灣放送協會職員執行之工作擷取，彙整成為表格呈現。見附錄一：1942 年 4 至 6 月臺灣放送協會馬尼拉錄音班錄音勤務及臺灣軍報導部相關記事。

43 堀池重雄、倉鋪敏治、佐伯耕治，〈比島作戰の思い出 コレヒドール要塞爆撃鼎談〉，頁 68-69。

內容多是公告與宣傳事項為主。「對敵放送、宣傳、演講」等事宜，主要還是由軍宣傳部加納少尉進行日語播報。⁴⁴

最後，最為資深的放送部長林二郎則是與加藤少尉等人，進行舊金山「KGEI」放送局、倫敦「BBC」放送局、重慶「XGOY」放送局等敵國電台內容的收聽，以便知曉敵國最新動態，並且將此情報蒐集的成果回報給予軍司令部。

簡言之，工作內容即包含「錄音」、「放送」以及「情蒐」三個面向。馬尼拉從軍錄音班的階段成果一樣如馬來從軍錄音班在臺灣進行放送，較為特別的是，此次放送配合著 3 位乘機參與轟炸的播報員堀池、佐伯、倉鋪的會談，讓全臺灣人民了解前線戰況。⁴⁵

兩次錄音從軍班的成果匯集後，於 1943 年由臺灣放送協會編纂、並由日蓄工業株式會社製造，發行一套 10 枚唱片的《現地錄音南方攻略戰記》。唱片中前 5 枚為馬來錄音班、後半為馬尼拉錄音班的成果，每一枚唱片有 AB 兩面，共 22 種內容，並附有堀池重雄解說。⁴⁶ 內容如下：

表 1 《現地錄音南方攻略戰記》收錄內容

收錄唱片	內容
DISC1-A 馬來篇（1）	シンガポール總攻撃の態勢成る（新加坡總攻撃備妥）
DISC1-B 馬來篇（2）	シンガポール總攻撃第一日（新加坡總攻撃第一日）
DISC2-A 馬來篇（3）	敵前上陸の夜（敵前登陸之夜）
DISC2-B 馬來篇（4）	シンガポール總攻撃第三日（新加坡總攻撃第三日）
DISC3-A 馬來篇（5）	工兵も戦ふ（工兵也戰鬥）

44 詳細工作內容見：附錄一：1942 年 4 至 6 月臺灣放送協會馬尼拉錄音班錄音勤務及臺灣軍報導部相關記事。

45 〈バタアン總攻撃 コレヒドール爆撃行 今夜 AK から現地錄音放送〉，《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5 月 8 日，三版。

46 倉鋪敏治，〈比島作戰 錄音行の思い出〉，《臺灣時報》1943 年 7 月，頁 64。

DISC3-B 馬來篇（6）	怒濤の進撃（怒濤之進撃）
DISC4-A 馬來篇（7）	ブキテマの猛砲撃（その1）（武吉知馬的猛烈砲撃（其之一））
DISC4-B 馬來篇（8）	ブキテマの猛砲撃（その2）（武吉知馬的猛烈砲撃（其之二））
DISC5-A 馬來篇（9）	山下將軍敵將パージバルと會見（山下將軍與敵將白思華會見）
DISC5-B 馬來篇（10）	興亞の曙（興亞的曙光）
DISC6-A 比島篇（1）	戰機愈々熱す（戰機整裝待發）
DISC6-B 比島篇（2）	戰ひの前夜（戰鬥的前夜）
DISC7-A 比島篇（3）	總攻撃開始（總攻擊開始）
DISC7-B 比島篇（4）	〇〇兵團戰闘司令所（〇〇兵團戰鬥司令所）
DISC8-A 比島篇（5）	夜間戰闘（夜間戰鬥）
DISC8-B 比島篇（6）	我が輕爆と敵高射砲陣地との死闘コレヒドール島攻略戰の經過（我方輕爆戰機與敵方高射砲戰地的死鬥 科雷西多島攻略戰的經過）
DISC9-A 比島篇（7）	コレヒドール砲撃の我砲兵陣地（科雷西多轟炸的我方砲兵陣地）
DISC9-B 比島篇（8）	敵將ウェンライト全島に降伏を勸告す全島戡定記念大觀兵式（對敵將溫萊特的全島投降勸告 全島勘定紀念大觀兵式）
DISC10-A 比島篇（9）	マニラ戰捷祝賀旗行列（馬尼拉戰勝祝旗隊伍）
DISC10-B 比島篇（10）	甦へるマニラ（復興的馬尼拉）

資料來源：臺灣放送協會編，《現地錄音南方攻略戰記》（川崎：日蓄工業，1943年）。

此錄音內容可以對照《南方軍宣傳報導檢閱詳報》中內容，如 DISC9-A 比島篇（7）中收錄的「科雷西多轟炸的我方砲兵陣地」應是 4 月 17 日由佐伯、坂本兩位前往馬里韋萊斯（マリブレス，Mariveles）友軍砲兵陣地錄音的成果。在唱片名稱上，除《現地錄音南方攻略戰記》外，亦註記「陸軍省報導部・臺灣軍報導部・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皇民奉公會推薦」，可見臺灣放送協會從軍錄音班的努力下，留下了太平洋戰爭第一線的聲音紀錄。

不過，臺灣放送協會派遣錄音班的任務並沒有因為攻下科雷西多要塞，菲律賓全島陷落而結束。1942 年 8 月林二郎、吉村守、篠原耀夫、岩崎要、坂本卯三郎 5 名返還台北，⁴⁷ 留下播報員佐伯與倉鋪兩人。同年 11 月 5 日，再次發出軍屬令，派遣時任海外放送係係長立石成孚⁴⁸、教養係長粟屋保⁴⁹、書記和泉藤夫、青山正信 4 人前往馬尼拉。同一時間，日本放送協會亦向日本各地放送局發出軍屬令，包含別所和三郎在內，共 14 位職員派遣。此次日本放送協會的派遣約於當年 6 月至 7 月左右決定，人選為半強制選擇，並未顧及個人意願。而派遣人員在出發前也不知道自己派遣時的待遇（薪資）為何，只說明為「軍屬」而已，並且也有在公布職位後，又更改的情況。如別所和三郎原本被任命為緬甸曼德勒（マンダレー，Mandalay）放送局長，後來轉而派任為菲律賓任納卯（ダバオ，Davao）放送局局長。⁵⁰ 而從日本放送協會動員的狀況，也能推定本次臺灣放送協會的派遣，應也是差不多情形。

47 林二郎返還消息見〈“聲”を通じ比島人啓發 臺灣放送協會林放送部長比島から歸臺〉，《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8 月 20 日，日刊三版。吉村守返還消息見〈臺灣文學往來〉，《臺灣文學》第四卷第二號（1942 年 10 月），頁 119。技術相關三人（篠原耀夫、岩崎要、坂本卯三郎）未見於後續馬尼拉放送管理局編制以及後續文獻中，因此判斷五人為一起返台。

48 立石成孚，藝術家、音樂評論家，本籍長野。曾任遞信部庶務課雇員、臺灣放送協會報導係長、海外放送係係長、第二第三放送係係長。為知名藝術家立石鐵臣之兄長。

49 粟屋保，本籍山口，歷任台中州內務部教育課囑託、臺灣放送協會編成係長、教養係長、第一放送係長。

50 派遣情況為別所和三郎戰後回憶，見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180。



圖 1 於臺北放送局樓頂舉辦臺灣放送協會南方占領地派遣者壯行會
(左起青山正信、細谷善三、立石成孚、粟屋保、和泉藤夫、寺內久平)⁵¹



圖 2 於菲律賓的臺灣放送協會從軍錄音班 (中央者為立石成孚)⁵²

圖片說明：圖 1、圖 2 皆為 1942 年 11 月攝影

51 圖片與文字說明徵引自《台灣放送協會：放送史料集》，無頁碼，圖片編號 44。其中細谷善三、寺內久平兩位為 1942 年 11 月，分別派遣至爪哇島以及新加坡。見《台灣放送協會：放送史料集》，頁 37。

52 圖片與文字說明徵引自《台灣放送協會：放送史料集》，無頁碼，圖片編號 43。

而這次的派遣是為了 1943 年 2 月比島放送管理局的設置做準備。比島放送管理局是以馬尼拉中央放送局為中心，下設宿霧（セブ，Cebu）、納卯地方放送局以及碧瑤（バギオ，Baguio）、怡朗（イロイロ，Iloilo）、黎牙實比（レガスピー，Legazpi）等中繼放送所。⁵³

首先，從比島放送管理局的編成表中，能了解臺灣放送協會職員的職務。

立石成孚：宿霧放送局局長、怡朗放送中繼所所長（兼）

粟屋保：比島放送管理局放送部業務課課長

和泉藤夫：比島放送管理局放送部教養課課員

青山正信：比島放送管理局總務部庶務課課員（兼）、經理課課員

倉鋪敏治：比島放送管理局放送部報導課課員

佐伯耕治：比島放送管理局放送部報導課課員

馬尼拉從軍錄音班留下的倉鋪敏治與佐伯耕治兩位播報員，被編入報導課課員，持續進行播報工作。新派遣兩位書記，則被分配到教養課與經理部擔任基層職員。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就於臺灣放送協會擔任海外放送係長的立石成孚，到了菲律賓任命為新開設的宿霧放送局局長。

宿霧放送局於 1943 年 1 月開局，⁵⁴ 設立地點是以立石成孚為首，包含日本放送協會職員千葉俊象、櫻井猪三郎與高木秀美等人進行修復的希柯克（ヒーコック）百貨宿霧分店。⁵⁵ 並且千葉俊象被任命為宿霧放送局放送係長、櫻井猪三郎則為技術係長。同時這批宿霧放送局職員也同時兼任了怡朗放送中繼所職員，不過由於兩地仍有距離，因此主要工作仍在宿霧進

53 木下誠二，〈歸らざる比島放送戦記〉，125 頁。

54 松山秀明，〈「南方放送史」再考③ 激戦地における放送工作とその潰散～フィリピンとビルマを例に〉中稱宿霧放送局為 1943 年 11 月開局，不過依照立石成孚派遣時間與比島放送管理局編成表內容判斷，應是 1943 年 1 月的可能性較大。因此 11 月應為誤植。見松山秀明，〈「南方放送史」再考③ 激戦地における放送工作とその潰散～フィリピンとビルマを例に〉，《放送研究と調査》（2021 年 5 月），頁 28。

55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180。

行。怡朗放送中繼所主要為菲律賓當地招聘的職員進行運作。⁵⁶而無論是宿霧放送局或是怡朗放送中繼所主要內容都是接受馬尼拉放送局所廣播的內容，並未有自己製作的廣播節目。

開局隨後不久，1943年3月臺灣放送協會再次派遣台北放送局書記中森三男以及台中放送局書記入佐勳兩位協助宿霧放送局事務，⁵⁷雖然目前並不清楚兩位於宿霧放送局中擔任何種職務，不過從同為臺灣放送協會的立石成孚為局長判斷，兩位被派任至宿霧與立石有相當大的關係。

而1943年臺灣的放送也逐漸擴大，臺灣放送協會決定將1942年開始的第二放送（有別於針對在台日人的第一放送，第二放送為針對臺灣人／本島人的頻道）廣播時間提前兩個半小時，從下午十二點三十分開始，並且增設兩次的新聞時間。⁵⁸另外放送部下屬原僅有四個部門（編成、報導、海外放送、業務），擴增至八個（臨時海外放送、第一放送、第二放送、第三放送、教養、文藝、報導、業務）。⁵⁹

至此，臺灣放送協會的南洋派遣人數已達18人（馬來戰線4人、馬尼拉錄音班7人、追加派遣菲律賓7人）。若僅計算菲律賓派遣人數，日本放送協會最終派遣36位放送管理局相關職員。而臺灣放送協會則是派遣14位。雖然人數僅有日本放送協會的五分之二，但是若考慮兩方放送協會的規模，派遣人員佔總職員比例，⁶⁰臺灣則比日本多上許多。進一步觀察任職於「比島放送管理局」的職員原屬單位，可以發現裡面僅有日本放送協會與臺灣放

56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181。

57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228。

58 〈台灣放送協會年表〉，放送文化研究所20世紀放送史編集室編，《台灣放送協會：放送史料集》，頁204。

59 臺灣放送協會組成見日本放送協會編，《ラジオ年鑑 昭和17年》（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41年12月30日）；日本放送協會編，《ラジオ年鑑 昭和18年》（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43年1月30日）。

60 目前並未有資料顯示兩個放送協會的總職員數，不過1943年時，臺灣共有台北、台中、台南三個支局，日本則有大阪、名古屋、廣島、熊本、仙台、札幌六個中央放送局，各下屬四到七個支局。以此判斷日本放送協會規模應是比臺灣放送協會還要大四倍以上。

送協會派遣之人員任職，不見來自其餘外地放送局（如朝鮮、滿州）的職員。

而從職位上更可以看到臺灣放送協會所派遣的職員，於菲律賓受到重用。如 1943 年菲律賓開設兩個放送局（宿霧、納卯）以及三個中繼放送所（碧瑤、怡朗、黎牙實比），總計五個局處。身為臺灣放送協會海外放送係係長的立石成孚，即擔任了宿霧放送局局長，兼任怡朗放送中繼所所長，於兩個的新設局處擔綱領導職位。若於地理位置上而言，臺灣當然為日本帝國南進派遣最佳選擇。不過另一方面也顯示了，自初期到 1943 年左右，在菲律賓的放送事業中，除了日本內地的職員以外，臺灣放送協會的職員對於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最後，1943 年在菲律賓的 8 位職員中，除了倉鋪敏治 1943 年 7 月已經返抵臺北、1944 年 11 月 8 日佐伯耕治亦因轉任臺灣軍司令部返回臺北。剩下的 6 位職員，都在菲律賓直到日本戰敗。

肆、不再返還的聲波——比島放送管理局的終焉

1944 年年末，美軍迫近菲律賓，10 月進攻雷伊泰島（レイテ島，Leyte），大敗山下奉文帶領的日軍。此役也幾乎決定了日後日軍於菲律賓的敗勢。而本節主要關注在戰爭末期仍然位於第一線進行放送的臺灣放送協會職員，藉由史料以及戰後口述的部分，理解戰爭末期職員們的戰場經歷。

此時於菲律賓的臺灣放送協會職員尚有 6 人，分別為任職馬尼拉放送局的青山正信、宿霧放送局的立石成孚、中森三男，碧瑤放送局的粟屋保、和泉藤夫、入佐勳。

其中最重要的馬尼拉放送局，於 1944 年 12 月 16 日受到美軍攻擊，以至於局內的放送機器遭到破壞失去功能。因此將職員分為馬尼拉（位於馬尼拉市內）與碧瑤（轉往碧瑤）兩個隊伍，持續進行放送任務。任職於馬尼拉

放送局的青山正信分配到的是「馬尼拉班」，由總務部長米良忠麿領軍。然而 1945 年 2 月 3 日，美軍攻入馬尼拉，馬尼拉班放送局在美軍攻擊下，最後僅存米良忠麿、青山正信以及另一名未知其名的職員。戰火下三人逃往東邊的山中避難，不幸的是，在一次轟炸中，僅青山正信倖存，其餘兩人雙雙殉職，馬尼拉班 18 位職員，最終僅有青山正信一位，在戰俘收容所中，活著迎接終戰。⁶¹

身為宿霧放送局局長的立石成孚，也在終戰前殉職，在日本放送協會的紀錄中，立石的逝世日期為 1945 年 7 月 7 日，然而最終立石究竟是如何殉職，當時的職員說法有二：

（中森三男致木下誠二書信，昭和 46 年 12 月 25 日）

立石先生最終為了等待潛水艦而留在宿霧島，戰後於雷伊泰俘虜營遇到了馬尼拉師團本部的桑原曹長，立石先生的印鑑等遺物便寄放在那。依照桑原曹長所言，（立石）是戰病死的。

（木下誠二致立石夫人書信，昭和 22 年 9 月 10 日）

立石局長屬於日人管理局第一中隊，20 年 2 月從宿霧市逃進了山中。（？月）7 日於 500 日高地西側的ツブラン川上游，患上痢疾而死亡。⁶²

由書簡可見，日本放送協會的「官方紀錄」應是採用木下誠二的說法，紀錄上逝世時間為終戰前的 1945 年 7 月 7 日，逝世地點為「宿霧島ツブラン川上游 500 高地西側兩公里」，戒名「成孚院淳忠義光清居士」，墓地設

61 松山秀明，〈「南方放送史」再考③ 激戦地における放送工作とその潰散～フィリピンとビルマを例に〉，頁 37。

62 兩封書信皆轉引自佐藤勝造，〈ボホールに消ゆ 「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補遺〉，《文研月報》26 卷 5 期（1976 年 5 月），頁 56。

於東京港區青山墓地。⁶³ 不過無論從哪一個說法看來，在終戰前，身為局長的立石成孚應是留守於宿霧，未曾離開過。

同屬宿霧放送局的局員，則在互相討論之下，認為宿霧島的叢林不深，山區也少，如果美軍上陸，生存將會十分艱難。因此決定從宿霧轉往薄荷島（ボホール，Bohol Island），包含臺灣放送協會中森三男在內的 7 名職員，搶在美軍上陸前，乘著兩艘獨木舟（バンカー）⁶⁴，在薄荷島南部上岸，當時薄荷島上有佐藤大尉指揮的守備隊，也有小規模的航空隊基地，眾人上岸後前往投靠。當美軍上岸後的 1945 年 3 月，全職員直接現地召集投入軍隊中，中森三男被任命為第一小隊第一分隊長，戰事中，由於無法集體行動，因此下令各分隊分開，並且於內格羅斯島（ネグロス，Negros）的大隊本部集合。然而最後放送局職員僅存中森三男一人，於內格羅斯島首都的山裡投降，在雷伊泰俘虜營迎接終戰，⁶⁵ 其餘職員皆於薄荷島上殉職。

最終關注位於碧瑤放送局的粟屋保、和泉藤夫、入佐勳的情況。首先，此三人並未一同行動。根據報導班員山本宗太郎的紀錄，⁶⁶ 1944 年 12 月碧瑤放送局的局員開始撤離，1 月時抵達了馬尼拉，職員們在馬尼拉居住了 4 個月又 17 天，此時僅有入佐勳與碧瑤放送局其他職員是一起行動的，他們借住在馬尼拉的民房，甚至在馬尼拉試圖進行廣播放送，希望與昭南（新加坡）和東京取得聯繫，然而東京方面似乎無法聽到。直到 4 月 17 日，命令他們持續轉進，而往呂宋島的方向前進。一行人載運著放送器材上路。不料在行進途中，負責載運器材的汽車拋錨，只得將其推下深谷。當碧瑤班一行人持續前進時，5 月遇上了粟屋保、和泉藤夫兩人，至於在 5 月之前兩人身

63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227。

64 バンカー（Banker）為東南亞居民經常使用的小型船隻，

65 佐藤勝造，〈ボホールに消ゆ 「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補遺〉，頁 57。

66 山本宗太郎紀錄存於 NHK 放送研究所。本文轉引自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193-208。後文關於臺灣放送協會職員活動紀錄，均彙整自該文。

處何處目前並不清楚。日後，兩人加入碧瑤班中，持續往呂宋島方向行進。

失去了汽車以及大部分錄音器材的碧瑤班，過程中一路躲避空襲，並以少量的食物度日，然而於熱帶行軍似的路程，患上瘧疾的人數越來越多，慶幸的是少有人因為瘧疾而死亡。直至 8 月，即便已經接近戰爭末期，位於前線的碧瑤班仍持續艱困地移動。山本宗太郎記錄下了粟屋保、和泉藤夫最後的歷程。

粟屋氏終究還是倒下了，每天都在下雨，對於生活來說是最為惡劣的條件。

8 月 8 日，粟屋氏最終永遠的沉睡了，可憐的最年長者。削著他長時間拿著的手杖，用鉛筆寫下粟屋氏的名字。

在乾燥的田的畦道旁，頭朝著東方，將他埋葬了。⁶⁷

大池、堀、和泉三位不知道去哪裡了，又村手、長岡兩位似乎是在我（山本宗太郎）之後去了第 3RH 聯絡所。

……從堀女士那邊聽到了和泉氏死亡的消息，和泉氏患上瘧疾時，我曾將自己的軍服給他，因此是身著我的衣服死亡的。由於胸口內裏縫著我的名字，因此一度傳出「山本死亡」的消息。⁶⁸

粟屋與和泉兩人相繼逝世，於日本放送協會官方紀錄中，逝世日期皆為 1945 年 8 月 8 日。最終由於戰爭結束，兩方軍隊已經少見，碧瑤班於 9 月進入軍醫院接受救治。入佐勳於 1947 年 1 月 5 日返抵日本。

1945 年，位於戰爭前線的比島放送管理局與旗下所屬的各放送局已經接近癱瘓，幾乎無法運作。而身處其中的職員，最為直接的受到戰火波及。同為派遣班員的山本宗太郎戰後回憶「在南方，最為淒慘、損失最多有前途

67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203。

68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204。

職員的，應當就屬比島了」。日本、臺灣放送協會總計派員 56 位，殉職者 30 位（臺灣 3 位、日本 27 位），然而當時全部南方佔領地的職員殉職者數也不過 45 人，光是菲律賓便占了 30 人。⁶⁹ 是為日本廣播史上最為慘烈的一役。

伍、結論

臺灣放送協會自 1931 年成立，其目的便是作為日本朝向南方的據點，進行相關事業發展以及政策施行。過往研究已經指出，臺灣放送協會利用「海外放送」，作為生活在「南支南洋」的海外日本人聽取消息的管道。1936 年，日本「南進」正式成為「國策」之後，也逐漸在廣播中新增了閩南語、廣東話、馬來語、越南語等語言，更設立了民雄放送局，建構起大東亞放送網。

而本文詳細地梳理 1941 年後臺灣放送協會南方派遣的動向，不僅關注臺灣放送協會於臺灣的放送建設以及內容，更關注到臺灣放送協會作為日本帝國朝向南方的據點，如何在人力以及物力上，成為日本帝國像南洋拓展時，於南洋當地（尤其是比島／菲律賓）放送建設的重要一環。

就時間脈絡上言之，臺灣放送協會在擴充完成「海外放送」之後，接下來的任務便是派遣「從軍錄音班」。第一次的「馬來作戰從軍錄音班」主要負責錄音相關工作。第二梯次的「馬尼拉從軍錄音班」則肩負著，提供新設立的馬尼拉放送局技術人員，以及放送硬體設備等任務。而後，此批錄音班，直接於當地從事「錄音」、「放送」以及「情蒐」三個面向的工作。於此也可見，不僅是高砂義勇隊對於比島戰役的勝果有所貢獻，臺灣放送協會的從軍錄音班亦作為此戰役的宣傳與建設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943 年，臺灣放

69 松山秀明，〈「南方放送史」再考③ 激戦地における放送工作とその潰散～フィリピンとビルマを例に〉，頁 27。

送協會業務逐漸擴大，除了 1942 年開始的第二放送，放送部也從原本的四個部門拓展成八個部門。於南方派遣方面，陸續派遣了六位職員進行宿霧放送局等開局準備。而從職位上看，可見臺灣放送協會職員於菲律賓受到重用的情況。

綜觀而論，臺灣放送協會由於地利因素，日本帝國於大東亞放送網的布局上，派遣時間以及抵達時間，通常早於日本放送協會。在派遣人數占比上，臺灣放送協會所派遣的人力也遠大於日本放送協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放送協會在 1941 年前主要業務著重於臺灣本島的放送網建立，以及健全多語的「海外放送」。而到了 1941 年後，臺灣放送協會任務走出了臺灣本島，分別向當時戰爭的最前線——馬來亞以及比島派遣從軍錄音班。從此可見臺灣放送協會在大東亞放送網的位置，不再僅限於「電波」放送，更重要的是提供太平洋戰爭下，日本帝國所需要的技術人員和相關設備。也可見臺灣放送協會於大東亞放送網的三個階段任務，分別為「先遣」（派遣職員至前線進行錄音與放送）、「建設」（協助當地放送局建立），最後是「營運」（留於當地放送局進行相關放送事業）。

最後，關於臺灣放送協會尚有諸多面向探討，如臺灣放送協會內部職員的構成（臺籍與日籍職員比例）以及各自所負責職務等課題，都是未來能夠開展之方向。也期望在本文的論述之下，對於臺灣放送協會在戰爭期之活動，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理解。

附錄一：

1942 年 4 至 6 月臺灣放送協會馬尼拉錄音班錄音勤務
及臺灣軍報導部相關記事⁷⁰

四月一日	松內（則三）、篠原（耀夫）、倉鋪（敏治）、尾高（晃）、岩崎（要）一行五名因「前線錄音」前往馬尼拉，途中於奧拉尼（オラニ）過一夜。
四月二日	抵達前線，編入大塚小隊，於同隊右翼聯隊本部附近竹林中設置錄音機。
四月三日	我軍巴丹半島總攻擊開始，友軍的砲擊聲、敵彈的炸裂音，友軍的輕爆機於敵陣猛攻的實況等錄音（自上午十點到下午九點連續）約作成五十面音盤。
四月四日	錄音奈良兵團戰鬥司令所情況，夜晚於大塚小隊位置宿營。
四月五日	上午，奈良兵團參謀的俘虜訊問實況錄音。下午，於歸途中向奧拉尼宣傳班本部聯絡。之後歸還馬尼拉。
四月六日	前線錄音編輯，並進行送交大本營陸軍報導部的手續。其中內容如下：（略）
四月十五日	於巴朗牙（バランガ）錄音火野葦平的《巴丹要塞攻略戰觀戰記》
四月十六日	帶著火野葦平去錄音。岩崎（要）歸抵馬尼拉。倉鋪（敏治）放送員錄音「看見馬里韋萊斯敵敗戰的軌跡」。以上兩部進行發送往大本營的手續。
四月十七日	佐伯（耕治）、坂本（卯三郎）兩名前往馬里韋萊斯友軍砲兵陣地，為射擊號令錄音。
四月十九日	本日上午九點於馬尼拉放送局（KZRH）放送本間司令官的「迎接天長節」談話（錄音）。
五月一日	一同參與科雷西多要塞轟炸行動的倉鋪（敏治）、佐伯（耕治）、堀池（重雄）三放送員會談錄音。（十二吋盤 五面）
五月二日	「歌唱馬尼拉」（其一）完成（十二吋盤 一面），以康加鼓（コンガ）為中心，插入「他加祿語」與「西班牙語」會話編輯。

70 以下內容擷取自《南方軍宣伝報道檢閲詳報》1942 年 4 月至 6 月三個月內容。《南方軍宣伝報道檢閲詳報》復刻本收錄於《台灣ラジオ資料集 附・南方軍宣伝報道檢閲詳報》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金沢：金沢文圃閣，2020 年 9 月）。粗體部分為臺灣放送協會職員。姓名括弧處為筆者所加。

五月三日	<p>「歌唱馬尼拉」（其二）完成（十二吋盤 一面）。以比島民謠為中心編輯。</p> <p>前天至今為期三日的錄音音盤全數打包，進行送往臺灣軍報導部的發送手續。</p> <p>倉鋪（敏治）、坂本（卯三郎）、岩崎（要）三名，由於宣傳班長的命令前往前線，加入宣傳班一行。午後十一點在島田少尉的帶領下，前往馬尼拉，往前線前進。</p>
五月四日	<p>上記三名宣傳班一行於上午九點抵達拉毛（ラマオ）附近戰鬥司令所。</p>
五月五日	<p>本日科雷西多敵前登陸，先遣隊出動，（X+1）部隊⁷¹也出發。依照部隊長之意思，錄音停止。</p>
五月六日	<p>上列三者上午十一點抵達利邁（リマイ）海岸（X+2 日）部隊出發地點抵達聽取部隊長說明戰況演進後，於利邁棧橋附近對出發準備狀況進行錄音（十吋盤 一面）。</p> <p>然自科雷西多敵軍提出投降。又（X+2）部隊出發地點變更，部隊移動開始的緣故，遺憾地錄音中止。</p> <p>又於此時，發動發電機發生了故障，無法繼續錄音，十六點三十分從該地點出發歸還馬尼拉。</p>
五月八日	<p>付有倉鋪（敏治）放送員解說的「科雷西多要塞攻略戰」十二吋盤兩面完成，又其背面為本間司令官演講「正當天長佳節」的圓盤轉寫，上計內容共做成三組，兩組進行寄送給臺灣軍報導部的手續（一組基於檢閱之故，送往大本營）。</p>
五月十日	<p>（略）放送班松內（則三）氏企劃，倉鋪（敏治）放送員解說的「科雷西多要塞攻略戰」（十二吋盤四面一組）完成，並且完成兩部復寫盤。</p>
五月十二日	<p>（略）另一方面，昨日完成的「科雷西多要塞攻略戰」（十二吋盤四面一組），今早接受宣傳班長的檢閱，大本營陸軍報導部與臺灣軍報導部各發送一部。</p>
五月十三日至五月二十二日	<p>（略）</p>

71 「X+1」與下方「X+2 日」、「X+2」應為當時部隊名稱的表記形式，詳細表記方式並不清楚。

五月二十三日	<p>(略) 將下列錄音盤進行送往大本營陸軍報導部以及臺灣軍報導部的手續：</p> <p>一、給大本營</p> <p>(1) 「巴丹、科雷西多陷落祝賀旗隊實況」(十二吋盤一面)</p> <p>(2) 「對溫萊特(ウエンライト)中將殘存美軍的投降命令」</p> <p>二、給臺灣軍</p> <p>(1) (2) 同給大本營</p> <p>(3) 「巴丹、科雷西多陷落祝賀音樂會實況」(十二吋盤一面)</p>
五月二十四日	<p>皇軍將士慰問之夜特別節目：</p> <p>晚上八點至九點二十四分 播報員：佐伯(耕治)</p> <p>(略)</p>
五月常態工作	<p>海外敵方放送聽取</p> <p>舊金山「KGEI」放送局、倫敦「BBC」放送局、重慶「XGOY」放送局。以上放送局新聞及宣傳每日早晚收聽、錄製敵方情報。以上情報交付軍司令官、參謀部、宣傳班長。</p> <p>擔當者：加藤少尉、林(二郎)、豐田</p>
六月二日	<p>【布告】播報員：佐伯(耕治)</p> <p>內容：「因應紅十字社捐款而存款無領出限制」一事 語言：日文</p>
六月三日	<p>於魯內塔(ルネタ)公園舉行的「巴丹、科雷西多攻略紀念觀兵式」錄音，共十吋盤九面。</p> <p>負責人：篠原(耀夫)、岩崎(要)、吉村(敏)、佐伯(耕治)</p>
六月(未知)	<p>「巴丹、科雷西多攻略紀念觀兵式」實況原稿檢閱完成後，立刻將錄音盤八面一組送大本營陸軍報導部與臺灣軍報導部。</p>
六月七日	<p>【特別發表及其他】播報員：佐伯(耕治)</p> <p>內容：關於軍律違反者處罰一事(插入新聞之中) 語言：日文</p>
六月十九日	<p>【公示事項】播報員：佐伯(耕治)</p> <p>內容：比島鐵路復舊一般營業開始 語言：日文</p>
六月二十日	<p>【公示事項】播報員：佐伯(耕治)</p> <p>內容：比島鐵路復舊一般營業開始 語言：日文</p> <p>【公示事項】播報員：佐伯(耕治)</p> <p>內容：關於轟炸演習實施 語言：日文</p>

六月二十一日	<p>【公示事項】播報員：佐伯（耕治）</p> <p>內容：一、關於轟炸演習實施（馬尼拉防衛司令部） 二、比島鐵路復舊一般營業開始（軍司令官） 關於比島內旅行證明廢止（軍政部告示第四號）</p> <p>語言：日文</p>
六月二十二日	<p>【布告】播報員：佐伯（耕治）</p> <p>內容：關於比島兵補攜、傷病者、假釋等事項 語言：日文</p>
六月二十五日	<p>【特別發表及其他】播報員：佐伯（耕治）</p> <p>內容：關於比島兵補攜、傷病者、假釋等事項，比島派遣軍當局之聲明</p> <p>語言：日文</p>
六月二十六日	<p>【公示事項】播報員：倉鋪（敏治）</p> <p>內容：關於實彈射擊演習（馬尼拉防衛司令部） 語言：日文</p>
六月二十七日	<p>【公示事項】播報員：倉鋪（敏治）</p> <p>內容：關於實彈射擊演習（馬尼拉防衛司令部） 語言：日文</p>
六月二十八日	<p>【公示事項】播報員：倉鋪（敏治）</p> <p>內容：關於實彈射擊演習（馬尼拉防衛司令部） 語言：日文</p>
六月二十九日	<p>【局報】播報員：倉鋪（敏治）</p> <p>內容：一、關於七月一日節目變動 二、關於第二回日本語講座開設 語言：日文</p>
六月常態工作	<p>聽取海外敵方放送。</p> <p>舊金山「KGEI」放送局、倫敦「BBC」放送局、重慶「XGOY」放送局。</p> <p>以上放送局新聞及宣傳每日六點四十五分、七點四十五分、二十點、二十點三十分、二十一點三十分、二十二點三十分，上述時間共收聽六次。錄製敵方情報，以了解敵對國家的動態。以上情報經由翻譯後，交付軍司令官、參謀部、憲兵隊、宣傳班長。</p> <p>擔當者：加藤少尉、林（二郎）、豐田、淺見（善四郎）、磯部</p>

備註：工作內容相同者為播報員兩日重複播報一樣內容，並非誤植。

附錄二：

臺灣放送協會職員菲律賓派遣一覽表⁷²

姓 名	軍 屬 發令日期	出發前 身 分	主 要 值勤地	解 囑 日 期	備 註
林二郎 (生卒年不詳)	1942.1	臺放 放送部長	馬尼拉	未知 (1942.9.16 歸還台北)	派遣最 高職位
佐伯耕治 (生卒年不詳)	1942.1	臺放 播報員	馬尼拉	1944.11. 轉任 臺灣軍司令部	
倉鋪敏治 (生卒年不詳)	1942.1	臺放 播報員	馬尼拉	未知 (推測為 1943 年 7 月)	
篠原耀夫 (? ~1946 ?)	1942.1	臺放總務 技術部長	馬尼拉	未知 (推測為 1942 年 9 月)	引揚後 死亡
岩崎要 (生卒年不詳)	1942.1	臺放 技術	馬尼拉	未知 (推測為 1942 年 9 月)	
坂本卯三郎 (生卒年不詳)	1942.1	臺放 技術	馬尼拉	未知 (推測為 1942 年 9 月)	
堀池重雄 (生卒年不詳)	未知	臺放 播報員	馬尼拉	未知 (推測為 1942 年 5 月)	
吉村守 (生卒年不詳)	1942.1	臺放臺北 文藝部員	馬尼拉	未知 (1942.9.16 歸還台北)	
粟屋保 (1905.9.5~1945.8.8)	1942.11.5	臺放台北 教養係長	馬尼拉 碧瑤	殉職	
和泉藤夫 (1916.3.22~1945.8.8)	1942.11.5	臺放台北 書記	馬尼拉 碧瑤	殉職	

72 本表部分內容擷取自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職員一覽表〉，〈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頁 226-228。部分內容由筆者藉由其他史料補足。

立石成孚 (1900.6.11~1945.7.7)	1942.11.5	臺放海外 放送課長	宿霧	殉職	立石鐵 臣兄長
青山正信 (1915.12.16~ ?)	1942.11.5	臺放臺北 書記	馬尼拉	1946.10.26 復員返日	
中森三男 (1913.2.7~ ?)	1943.3.5	臺放臺北 書記	宿霧	未知 (復員返日)	
入佐勳 (1915.6.23~ ?)	1943.3.5	臺放臺中 書記	宿霧 碧瑤	1946.7.31 復員返日	

備註：「臺放」為「臺灣放送協會」之略稱。另經確認，派遣 14 人中，除 3 人殉職外，其餘職員皆於終戰前返抵臺灣，或終戰後復員日本，唯「解囑日期」不明者，仍註記「未知」。最後，由於接近終戰時資訊混亂，殉職者逝世日期為「官方紀錄」，並非代表真正逝世日期。

參考書目

壹、專書

井川充雄，《帝国をつなぐ〈声〉：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ラジオ》。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22 年 3 月。

井川充雄編，《台湾ラジオ資料集 附・南方軍宣伝報道検閲詳報》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別卷。金沢：金沢文圃閣，2020 年 9 月。

日本放送協會編，《ラジオ年鑑 昭和 17 年》。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41 年 12 月 30 日。

日本放送協會編，《ラジオ年鑑 昭和 18 年》。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43 年 1 月 30 日。

火野葦平，《バタアン半島総攻撃従軍記》。大阪：経営科学出版，2019 年 11 月。

放送文化研究所 20 世紀放送史編集室編，《台湾放送協会：放送史料集》。東京：NHK 文化放送研究所，1998 年。

林えいだい，《証言 台湾高砂義勇隊》。東京：草風館，1998 年 5 月。

近藤正己著、林詩婷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10 月。

貳、專書或期刊論文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9 期（2002 年 5 月），頁 297-333。

陳文添，〈日本攻略菲律賓戰役中的臺灣〉，《臺灣源流》第40期（2007年9月），頁37-63。

〈臺灣文學往來〉，《臺灣文學》第四卷第二號（1942年10月），頁119。

〈臺灣放送協會の全貌〉，《臺灣公論》第二卷第十二號（1937年12月），頁17。

井川充雄，〈太平洋戦争下の台湾放送協会——「副見喬雄関係文書」を中心に——〉，《応用社会学研究》第61期（2019年3月），頁1-14。

木下誠二，〈帰らざる比島放送戦記〉，《放送技術》72卷9號（1974年9月），頁124-132。

木村毅，〈マニラ放送局占領顛末〉，《マニラ紀行 南の真珠》。大阪：全國書房，1942年10月，頁188-214。

立石成孚，〈大東亞戦下の臺灣放送〉，《放送研究》五月號（1942年5月），頁68-70。

佐藤勝造，〈ボホールに消ゆ 「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補遺〉，《文研月報》26卷5期（1976年5月），頁56。

佐藤勝造，〈比島（フィリピン）放送管理局のあゆみ〉，《NHK放送文化研究年報》18期（1973年6月），頁173-239。

佐藤勝造，〈昭南（シンガポール）放送管理局史話〉，《文研月報》23卷6期（1973年6月），頁57-67。

村上聖一，〈「南方放送史」再考 1 ～大東亜共栄圏と放送体制の整備～〉，
《放送研究と調査》71 卷 3 號（2021 年 3 月），頁 44。

松山秀明，〈「南方放送史」再考③ 激戦地における放送工作とその潰散～
フィリピンとビルマを例に〉，《放送研究と調査》（2021 年 5 月），
頁 26-43。

倉鋪敏治，〈比島作戰 録音行の思い出〉，《臺灣時報》（1943 年 7 月），
頁 64。

原田芳幸，〈マレー戦線従軍録音記〉，《臺灣公論》（1942 年 4 月），
頁 18-24。

原田芳幸，〈ユニオン・ジャック落ちるの日 マレー作戦録音日記の一
節〉，《臺灣藝術》5 卷 2 號（1944 年 2 月），頁 4-5。

原田芳幸，〈馬來戦記 敵前上陸の夜〉，《部報》（1942 年 5 月），頁
21-26。

堀池重雄、倉鋪敏治、佐伯耕治，〈比島作戦の思い出 コレヒドール要塞
爆撃鼎談〉，《臺灣公論》（1942 年 12 月），頁 68-69。

参、學位論文

蕭亦翔，〈文學報國的時代——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日作家辻小説〉，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

肆、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2 年。

《台湾協会報》，東京，1996 年。

《ラヂオタイムス》，臺北，1935 至 1938 年

伍、其他

臺灣放送協會編，《現地錄音南方攻略戰記》。川崎：日蓄工業，1943 年。

On the Southern Dispatch of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Yi-Hsaing Hsaio *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important channel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broadcast also had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combat readiness at the late stages of the war. Since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in 1941, how to use the resources of the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located in the southernmost par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has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Japan.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the changes in the time and content of Taiwan's local broadcast programs by the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or on the production of "overseas broadcasting." Few people talked about the position of the staff of the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outhern dispatch of employees of the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since 1941.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ficial materials and oral memories of the tim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tents of the work in various periods of war and southern construction for the employees

Among the four southern dispatches, the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first arrived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from the military recording class, and then the three dispatched staff all arrived in the

*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hilippines, including Manila and Cebu.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the military recording class brought back abundant recording results, which were broadcasted in Taiwan and Japan, and edited into discs for distribution. The staff of the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later took on important positions in broadcast bureau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us established the broadcast business there.

In sum,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during the war, the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was not only a broadcast organization for "colonial Taiwan", but also an important role that provided hardware, technology, and personnel in the broadcast network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Keywords :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Broadcasting, Dispatched To The South, Military Recording Class,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